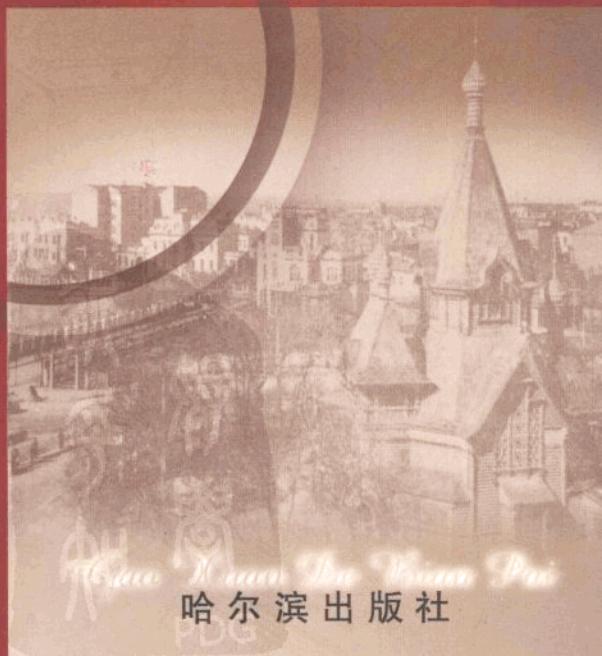


哈 / 尔 / 滨 / 城 / 史 / 长 / 篇 / 小 / 说 / 系 / 列 / 丛 / 书

高悬的匾牌

何宏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高悬的匾牌

何 宏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序

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，然而，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时间却相当久远，且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，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北方民族就早已叱咤风云了。

他们以无畏的精神，征服了自然；用辛勤的汗水，开垦了荒原；凭坚毅的品格，建设了家园；藉英雄的气概，保卫了江山。他们在松江之滨，沃野之上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，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，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华章，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辉煌。

哈尔滨城市历史之复杂，风貌之独特，生活之多样，在中国年轻的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。也正因此，它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史实资源，也蕴育着色彩斑

斓的文学创作的矿藏。

哈尔滨的作家是幸运的，仅就哈尔滨多彩多姿的历史而言，他们不愁素材的匮乏，即使写上数百部作品，也绝不会与其他城市的作品在题材上雷同。

此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，由哈尔滨出版社和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，组织作家创作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，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哈尔滨历史的重大举措。

这次创作出版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含有八部作品。一次同时推出八部长篇小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。这八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侧面，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，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文化等领域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，组成了系列的哈尔滨风土人情画卷，展示了往日的风云变幻，列强角斗，志士抗争，人事沉浮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等等场景。

读者可以从《圣·索菲亚教堂》中感受到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，西方宗教的长驱直入，中外文化的冲突融合。从《混血菊花心》中透视出多国移民的生活境况，涉异婚姻的家庭场景，混血儿的心态轨迹。从《天净尘荒》中看到地下斗争的隐蔽神秘，接收改造的困苦艰难，民族命运的朝夕瞬转。从《血雨潇潇》中感触敌伪统治的野蛮残酷，文化剿杀的暴烈血腥，中华儿女的无畏抗争。从《高悬的匾牌》中追忆殖民经济的摧残挤压，民族业者的苦斗挣扎，

爱国人士的品格情操。从《万劫余生》中领略民族英雄的伟大风范，抗联战士的精诚忠勇，错案造成的难言苦衷。从《日出日落》中体验移民拓荒的艰难辛酸，建设家园的曲折苦乐，三大家族的事业沉浮。从《满洲人家》中痛见失去家园的苦难辛酸，日常生活的屈辱压抑，生存斗争的坎坷曲折。

这八部作品虽然融在一个完整的系列中，但在风格特征上又各有千秋。《圣·索菲亚教堂》的雄浑豪迈，大气磅礴；《混血菊花心》的古朴雅致，凝重洗练；《天净尘荒》的幽默诙谐，辛辣老到；《血雨潇潇》的扎实沉稳，有板有眼；《高悬的匾牌》的沉郁顿挫，有张有弛；《万劫余生》的凄凉激越，神完气足；《日出日落》的潇洒浪漫，自然流畅；《满洲人家》的委婉细腻，兴会淋漓……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历史小说是小说，不是历史。但是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必须认真、深入地研究历史，把握其规律和本质，感受其姿韵和律动，领略其特征和风采。

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，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天真女孩。因此，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，不能凭藉主观的好恶去戏说、胡说、瞎说。尽管作为文学的小说可以根据故事、情节、细节的需要，虚构或渲染，但总体上必须做到艺术上的真实，忠于历史并再现历史的本来风貌。

作家劳动的本质是创作，而并非记录或模拟。他可以

写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故事，但是必须是可能发生的故事。将这类作品列入历史小说之列，也无不可。

综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诸多作品，总体上都具鲜明的历史色彩，在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写上，也都力求再现当时的情景。然而，个别作品还缺少些历史的厚重感，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营造得还不够浓郁，使人物和事件多少显得单薄了些。但，瑕不掩瑜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，无疑是我市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，它不仅为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片新的秀色，再一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，也给了我市历史题材创作一个强有力的推动。如果我们能锲而不舍，一批批创作下去，哈尔滨文学艺术的更加繁荣或许会更快些。

历史是过去时代的回声，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倾听昔日的回声，了解城市的昨天，对于今天和明天不无裨益。

编 者

2002年10月

第一章

这是一片令人向往、神奇的土地。

一个被长满芦苇的沼泽围拢着的小渔村，开始出现了烧锅、当铺、大车店。在尚未显示出它的繁华兴盛之际，在遥远的俄国莫斯科豪华宫殿里，瘦弱的中国小老头和胖胖的俄国财政大臣签订的一纸《中俄御敌互相援助合约》（简称《中俄密约》），就决定了哈尔滨的命运。这不仅是那个中国东北小渔村里的闲散的居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，而且也是李鸿章提笔签字时，根本没有想到的，甚至他还没有来得及听说过哈尔滨这一地名。谁能预测这里潜在着畸形的某种繁华呢？

这一天是 1896 年 6 月 3 日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又记下耻辱的一笔。沙俄那



些“帮助”、“共同防日”的美好字眼，掩饰不了通过中东铁路掠夺中国财富，扩张亚洲，寻求东方不冻港的嘴脸。

当沙俄的吸血管——中东铁路开始修筑的时候，便爆发了义和团战士和爱国清兵攻打哈尔滨的战争。紧接着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。十月革命的成功，使沙俄在华势力不能继续大肆掠夺，使得民族经济暂时得以崛起，并曾一度辉煌。

田家烧锅这一带热闹得很。野台子戏班正唱着京剧段子《大破天门阵》，台上锣鼓齐鸣，一男一女杀得很紧张。戏台子两旁，做小买卖的一家挨着一家，卖凉粉的，卖大碗茶的，卖糖葫芦的，卖大药丸的……有的搭个小棚子，有的用板凳搭上两块板，有的干脆就地摆摊……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不仅有梳辫子的中国人，而且还有黄头发、蓝眼珠子的俄国人。修中东铁路，俄国人早就在这里扎下了大本营，他们买下了原田家烧锅的旧房子，还开办了银行，修建了教堂。这里是中俄混居，有俄国铁路工人和士兵，再就是卖苦大力的中国农民，也可以说是这里的第一代工人。

有一个操河北乐亭口音的年轻人，看上去也不过 20 多岁。他叫卖的声音很好听，就像唱“老味儿”影的调调。他的地摊上，有袜子、香袋、腿带、头网、花生、瓜子、冰糖糕、烟卷、火柴……他的声音吸引了很多人，就是买



同样的东西，人们也愿上他这里来。而且，他人长得也很清秀，那双不太大的眼睛，却显得很聪慧。在对襟的褂子上，还缝上了一块补丁。

晚间，回到正阳头道街的裕成庆小店里，一个店友问他：“老疙瘩，今天的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三哥，今天还行，冰糖糕全卖了，袜子也卖了两双。”

几个店友里数他年龄最小，大伙就叫他“老疙瘩”。他真名叫武百祥。13岁那年跟舅舅何百善闯关东，在宽城子当学徒，好不容易熬过了3年，能进拦柜了，又赶上义和团起事，被老毛子打败了。为避开兵乱，他跑回了老家。忙过了秋收，凑了点小本，购置了河北产的鞋袜，他又奔哈尔滨来了。搭上煤车，又搭石头车，差点被冻死，总算挑着大包到了哈尔滨，住进这家小店。几个店友处得挺不错。

“怎么样，总比给老板倒夜壶强吧？”店友又在逗他。

“是强啊。”武百祥舒展身体，伸了个懒腰，接着又说：“我又得去熬冰糖糕了。”他端着家什往店后院走去了。

这几个店友常耍“土捻儿”，就是在松花江江沿的大堤上，铺上布单儿设宝，引诱人们来押，押不上则是输了；押上了，他们起哄乱挤，把钱抢走。武百祥从不干这种黑心事，就做起了小买卖。在这小店里，他可长了不少见识。在这店里住的人，有少数几个做买卖的，大多数是抱大蹲（无职业）和下地方（被解雇）的，更有常年住在店里，专等着不会耍钱而硬耍的人。别看他们长袍马褂穿得挺阔气，



谈吐十分文雅，哪知道是些拆白党呢？

冰糖糕熬好了，也到了掌灯时分。武百祥挎着小筐又去串大烟馆和饭馆了，还是卖他的食杂小百货。过了些日子，算了算做小买卖挣了20多元，这可真是武百祥未能想到的。店友们见这小买卖也能挣钱，便提议合股干。于是，他们在裕成庆对面租了个小屋，开了个杂货铺，没想到竟越开越好，店铺越来越大，只是合伙人换了好几回。武百祥和“同记”这块匾牌总算是闯荡过来了。

在阳光照耀着的海参崴站前广场上，停着许多卡车、马车、手推车……把个不大的广场挤得越发小了。车辆旁边坐着许多中俄工人，他们用俄语聊天，打发着时光。

当远处传来火车的鸣叫时，他们纷纷站起身来，不约而同地向南望去，一列火车正向这里风驰电掣般驶来。还没等那喘着大气的庞然大物停住，他们便急忙向站台跑去，最后，停在货车前，等待押车员打开车门。

在广场对面的不远处，双合盛经理郝升堂和成泰益老板李祖盛，正观望着这将要卸车的场面。由于接连发生战争，军列频繁增加，而民用物资的供应却不能保证。俄国人的主食是单一的面包，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也只能入乡随俗，可面粉往往不能及时运来。各家商铺早就派出车辆，去等待那运送面粉的火车。

“长此以往，恐怕也不是办法。”李祖盛捋着他那并不



太长的胡须，望着站上搬卸面粉袋工人的匆忙身影，很有感慨地说着。

“廷阁他们几个又去了北京，不知道相中了什么？”郝升堂提出了一个疑问。

“不管他们相中什么，这火磨，咱们可一定要开了。”李祖盛指着正从货车车厢往下卸的面粉说道：“你看，那些牌子，除了原来的第一满洲制粉厂、第一松花江面粉厂，还有葛瓦里斯基、俄罗斯、德丘果夫、地烈金……对了，最近又出了拉巴切夫、伊尔库斯克、谢杰斯、扎兹林斯基的牌子。中东铁路沿线共有俄国火磨十九家，而哈尔滨就有十二家，可是面还不够卖！”李祖盛如数家珍地介绍着，看来他是做过认真调查的。

“我们必须得回国了。尤其是俄国取消了边境贸易限制，日本也无暇向东北输出面粉。”

这两个穿西服的中国入，越谈越兴奋。夕阳照得他们脸上红润得很，也许是常年承受海风和阳光的爱抚，或是沃斯克和红肠营养所致。在这海参崴，他们又怎能不喝沃斯克、吃红肠呢？

虽然，海参崴在远离莫斯科的大东边，然而，1905年二月革命还是在这里掀起激浪。

“布尔什维克造反了！”“沙皇早晚要完蛋。”人们议论纷纷。

在这个华侨聚居，与哈尔滨商业往来最密切的港口，



引起热烈的议论是难免的。最初，他们只是知道许多俄国人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，去哈尔滨经商了，但还不能清晰地认识那就是资本输出。

在中东铁路刚刚通车时，他们几位华商出于好奇，也曾去过哈尔滨，感到那里和海参崴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过是一座新兴的城市。那里是俄国人的天下，只是中国居民多，大都是苦力，讲汉语。不像在海参崴，连中国人也得会说俄语。当然，中国人在一起时，还是讲汉语。

可是，现在连华商商会会长张廷阁都要回国了，他们怎能安心守在这里呢？

他们谈着，却没有忘记注视站台。

“快看，那不是廷阁吗？”李祖盛指着正走出站台的那位穿西服的大高个中年人。

于是，他们疾步迎上前去。郝升堂是专程来接站的，正巧遇上前来催运的李祖盛。他们这些山东老乡见面格外亲热。

在火车站对面的东方西餐馆里，张廷阁正向郝升堂兴致勃勃地介绍哈尔滨、北京之行。

“这哈尔滨哪，可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多原来空旷的地方，都盖上不少房子，俄商华商掺杂，咱山东老乡也不少。还挂出中文的匾牌，尽管很少，写着一半俄文，但毕竟还是出现了。”张廷阁说着，红润的脸膛儿充满喜悦。

“那火磨的事，怎么样了？”郝升堂边倒沃斯克，边提



出了问题。

张廷阁正用叉子叉起一块酸黄瓜，一语双关：“那可让咱给叉住了。我去了哈尔滨满洲制粉联合股份公司，他们那位胖秘书长见我会说俄国话，高兴极了，向我介绍了要出手的地烈金火磨，我去一看就相中了。那地方在埠头区铁道街上，紧挨着铁道，厂地大，将来还能盖不少厂房。”说着，他想起当时的场面……

当他看到面粉袋上印着鲜红的红雄鸡商标及欧洲展览会奖章图案时，眼睛便放出光芒来，顺手拿起一个空面袋，用俄语说：“艾达牙多日拿道（这个我也要），毛斯闹（可以吗）？”

尽管那是个日产3.3万公斤面粉的小厂，可是，张廷阁却颇有眼光地看准了它的未来。

郝升堂听了十分高兴，端起盛着沃斯科的酒杯：“干得好！兄弟，您辛苦了。来，大哥为你洗尘接风。”

张廷阁端起酒杯，豪爽地一饮而尽：“谢谢大哥。这回总算去掉了后顾之忧，再不愁卢布无处投放了。”说着，他拿出了与地烈金老板签订的转让合同。

郝升堂接过来一看，难免生起气来：“嘿，全他娘的是俄文，那里也是俄国人的天下？”

“大哥，别生气。等咱们去了，让它变成咱们的天下。”张廷阁说得倒是很有自信的。

这时，一盘烤成咖啡色的牛肉饼端上来了，散发着诱



人的香味。

“快，趁热吃。”郝升堂让着张廷阁。

“在那边先设一个分账房吧，早晚得全部搬过去。”张廷阁胸有成竹地说，又叉来一个肉饼，放在小盘中切着。

郝升堂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这几年，你经办的事情，件件都合我意。而且，比我想得周到、应对得体。不然，咱双合盛能发展成今天这样吗？我以前不就和你说过吗，你在外边办事不容易。你觉得对的，就大胆定下来，不必与我商量。现在，我看这总经理还是由你来当吧。”

因为郝升堂已经多次和他谈及此事，他也就只好再推辞。于是，就这么定下来了，为双合盛日后的兴旺发达，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



一个小伙计走到专供顾客休息的椅子旁，刚刚把暖瓶和四个茶杯摆放在茶几上的瓷盘里，还用抹布擦了擦。阳光从天窗透进来，可谓窗明几净。然后，他站在一旁高兴地观望着，似乎陶醉于自己的杰作之中。

“谁让你放茶杯、暖瓶的？”一阵吼声从他背后传来。小伙计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。原来是何善荣，他是武百祥的娘舅，本来是个厨师。因为是他把这个外甥从乐亭带到东北的，处处以功臣自居。同记里并没有他的股，只是外甥私下里让几股给他，那仅仅是他们爷们间的私事。可是，他却自认为自己是当然的老板，什么事都要管，尤其看不

上赵禅堂，总怀疑他另揣着一个心眼，就处处找茬儿。他知道摆放暖瓶、茶杯，是赵禅堂的点子。于是，他就跟来质问：“谁让你放的？”

“赵禅大。”小伙计怯生生地应着。把老板名字的最后一字改成“大”，是乐亭人的一种尊称。

“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还不快拿走！用不着放那玩意儿！”他咆哮着，脸上的青筋直蹦，只差没跺脚了。小伙计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只好把暖瓶和茶杯拿走了。而何善荣仍站在那里，双手叉着腰直嚷：“我早晚非把他赶走不可！”

站在不远处的赵禅堂目睹了这场闹剧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悄悄地走开了。而站在里屋柜台里的武百祥，早就从柱子上的镜子里，注视着何善荣的举动。当时处于小同记阶段，虽然商场已经有两个房间了。可是，只要在这屋里大声说话，那屋就能听见，何况何善荣又在大声叫嚷呢。对这个娘舅，武百祥真是打怵。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多次了，因为何善荣是长辈，赵禅堂只能一忍再忍。这使武百祥很难堪。赵禅堂和自己一样，终日为商店奔忙着。当年若不是他赵禅堂，主动借给武百祥两千元，可能武百祥至今还抱着瓶子，在小店后屋学看“马掌”（中国纸牌的一种玩法）呢。赵禅堂还爽快地腾出南二道街一间小屋，对他说：“你再扒出个窗户就行了。这点小挫折，就灰心了？你得振作起来。还有啥难处，找我。”可是，从那时起，何善荣就对赵禅堂起了戒心：“他心眼多着呢，你可斗不过他。”



我武百祥能有今天，多亏那年被赵禅堂拉了一把。不然，有可能还披着麻袋片呢！可是，娘舅也是与我同舟共济的人啊。在那个永远也忘不了的夜晚，狼跟上了他们这两个闯关东的“老味儿”，不停地发出可怕的嗥叫，何善荣机智地点燃了自己的褂子，照亮了荒野的夜空，狼被吓跑了。好一阵工夫，武百祥还紧紧拽着舅舅的手……

在武百祥心里的天平上，这边走上去，那边下来；可是没等稳住，那边又上去，这边又下来。而每次倾斜，都重重地压在心口，使他喘不过气来。

突然，他听到一个庄重的声音，或许就是他信奉的主的声音吧：“必须做出理智的抉择，那肯定是很痛心的。不然，同记就不复存在！”



张廷阁第三次来哈尔滨，是从海参崴登上的火车，当时他发现车厢里的俄国人比中国人多二三倍。而且，这些中国人大都会说俄语，尽管有的说得不怎么好。他发现沿途上下车的，俄国人不少，有的还穿着军装……张廷阁知道，海参崴到哈尔滨这一带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。

他从邻座的中俄旅客谈话中，得知埠头区、秦家岗的俄国店铺最多，而傅家店却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店铺。

他拉开车窗，一股清新的空气带着春天的气息涌了进来。他拽了拽领带，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，并探出头去，望着即将到达的哈尔滨。

走下了火车，春风不时吹拂着他的大衣，他按着朋友的推荐，径直向火车站斜对面的格兰特旅店走去。环视着火车站四周，他感觉和上次到哈尔滨的情景可大不一样了。不单是新矗立起格兰特这三层的大楼，而且附近大大小小的俄式房子也盖了不少，和以前的荒凉景象已经不能相比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张廷阁本人也今非昔比。头一次，他是穿开花棉袄，在青岛扛个大儿20多天，才赶到这里的。不过，那时他连一天也没有逗留，搭上车，便急忙赶往海参崴淘金子去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笑自己当年的单纯和幼稚。金子并不是那么好淘的，要肯吃辛苦与动脑筋，还要拼搏才行。

走进格兰特旅店，俄国侍者见这位大个子着西装的中国人气度不凡，马上迎了出来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张廷阁就先用俄语问他：“这里还有房间吗？”“有，有。”他赶紧为张廷阁安排了一个头等房间。他知道来这里的中国人，都是有来头的，何况这位先生又会说那么好的俄语呢。

张廷阁在房间小憩一会儿，便走出来，信步在旅店里走了走。走廊墙上悬挂着希斯金的《松树林》、《橡树》，艾瓦佐夫斯基的《九级浪》、《敖德萨的月夜》等俄国著名画家的作品。舞厅里还有人物浮雕，满墙的壁画……虽然这充满俄罗斯艺术气息的环境使人赏心悦目，但是，张廷阁还是感受到淡淡的悲哀。为什么不能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大旅店呢？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，还是满眼的俄罗斯风味

